

第24

巴 索

话剧

山楂树下

张 悟、王 书 岐作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PDG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两个独幕話剧：“山楂树下”描写一个下乡参加农业劳动的青年学生如何开始了生活的第一課；“儿女亲事”写一个歧视农业劳动的农村妇女如何转变了不正确的思想。

2

山 楂 树 下

张 悟、王書岐作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）

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

*

書号：2007

开本787×1092公厘 1/32·印張 3/4·字數 17,000

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1,101—6,100

統一書号：T 10099·545

定 价： (7) 0.09元

山楂树下

(独幕话剧)

張 悟

人物：沈燕鸣：（女）十八岁，初中畢業生。

赵大山：（男）二十五岁，农业社社長。

赵小鳳：（女）十四岁。

赵裕反：（男）四十岁，反动富农。

民 兵：（男）二十多岁。

時間：一九五七年秋，农村鳴放时期。

地点：魯南某山区。

景：台上一棵山楂树，树上結滿紅通通的山楂，树下一眼井，井边有石头。

幕启：太阳快落山了。滿結枝头的山楂，显得分外美丽。幕后社員們愉快地唱着山歌：

1=G $\frac{3}{4}$ $\frac{3}{4}$

秋 天 的 山 村

張 悟 詞
徐長音 曲

(独)

5 $\dot{3} \cdot \dot{2}$ | $\dot{1}$ $\dot{2} \cdot \dot{1}$ | $\dot{6} \cdot \dot{5}$ 3 | 5 — . | $\dot{5}$ $\dot{3} \cdot \dot{2}$ |
 东 方 阳 光 艳 艳 紅 山 下
 $\dot{1}$ $\dot{2} \cdot \dot{3}$ | $\dot{2} \cdot \dot{3}$ $\dot{2} \dot{1}$ | $\dot{2}$ — . | 3 $\dot{5} \cdot \dot{6}$ | $\dot{5} \cdot \dot{6}$ $\dot{1}$ — |
 小 河 水 淙 淙 秋 风 飄 蕩 着
 $\dot{3}$ $\dot{2} \cdot \dot{1}$ | $\dot{6} \cdot \dot{5}$ 3 — | $\dot{3} \dot{5}$ $\dot{2}$ — | $\dot{6}$ $\dot{5} \cdot \dot{3}$ | $\dot{2} \dot{5}$ $\dot{2} \cdot \dot{1}$ |
 牧 羊 的 号 子 紅 叶 点 綴 着 美 丽 的

¾(齐)



〔赵裕反上。〕

赵裕反：（凶狠地看看周圍）我叫你們这些人痛快！（拿起鉄錐，狠狠地鑽山楂樹）分完粮分梨，分完梨分山楂！
 哼！我叫你們分！

〔沈燕鳴背着行李上。〕

沈燕鳴：大爷，你做什么啦？

赵裕反：（故作鎮靜，暗將鉄錐藏起来）啊！这个，这个
 樹……我看看有虫沒有。

沈燕鳴：大爷，这里就是高崖村幸福社吧？

赵裕反：是啊，是啊！同志，你……

沈燕鳴：（放下行李）我叫沈燕鳴。“沈”是三点水的“沈”，
 “燕”是海燕的“燕”，“鳴”……噢，鳴放的“鳴”。我是从
 城里来的学生。这次报名上山当农民，乡里把我分配到
 这个村。你贵姓呀，大爷？

赵裕反：姓赵，百家姓上第一字。

沈燕鳴：是社長？

趙裕反：不，那是我本家侄兒。

沈燕鳴：你入社了嗎，大爺？

趙裕反：哎，這個年頭那還有不入社的。毛主席領導合作化，誰還能不入？

沈燕鳴：入社以後，生活比以前好吧？

趙裕反：也好也不好，單看怎麼說了。

沈燕鳴：對呀，除了對少數富農不好以外，對廣大貧農、中農都有好處。我說的對吧，大爺？

趙裕反：唔……唔唔……（掏出煙袋吸煙）

沈燕鳴：光說話不耽誤你干活嗎？來，你教給我怎麼捉蟲子，咱一面干活，一面啦啦。

趙裕反：（故意岔開話題）同志，你又年輕，又有文化，不在城裏享福，上這來做什麼？

沈燕鳴：大爺，這話你說的就不對了，上級號召我們……

趙裕反：（趕忙打斷她的話）噢噢！上級號召，對對，剛才是我一時說溜了嘴，你別見怪，同志！

沈燕鳴：我能上你們社里，真是從心眼里頭高興。聽說你們社辦得很好，社長還是個模範。

趙裕反：模範是不錯，可就是……

沈燕鳴：怎麼？

趙裕反：看我，差不點又說溜了嘴。

沈燕鳴：咱閒聊么，就算說溜了也不要緊。

趙裕反：其實呀，說穿了也沒什麼，人么，多少還能沒有點小毛病？社長這個人倒是不错，可就是有一件：“熱娘們”！（沈臉一紅）見了個母猪賽貂蟬。和些姊妹團整天勾勾搭搭，說是開會，可誰知道他們搞的什麼鬼？同

志，这些話我可都是听別人說的，是真是假我可說不上。再有，前年秋里上城里开了一次会，又和些不三不四的女人照了相片。这个，我倒是亲眼见过。說句不好听的話，同志，象你这样的女学生，往后和他在一起多留点神是真的。

沈燕鳴：他没結婚嗎？

赵裕反：誰跟他！

沈燕鳴：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社長呢？

赵裕反：誰說不是呢？唉！（少傳）同志，俗語說：“在家千日好，出外时时难。”我見你一个人出門，才守着你說这些話，你自己心里有底就行，可別說出去啊。

沈燕鳴：謝謝你，大爷。今后还希望你多指教。

〔幕后赵大山声：“大玉，你給王社長說說，我去乡里一趟就回来！”

赵裕反：他来啦，你进村吧！

赵大山：（边喊边上）誰在那儿摘山楂？（看見赵裕反）你不干活在这干什么？快到北嶺下梨去！

沈燕鳴：（脫口而出）哎呀，真夠厉害的！

赵大山：你这位同志想吃山楂嗎？家里多得很呢。

沈燕鳴：（見大山很面熟，楞住了，繼又想起赵裕反的話，又生起气来）你真以为我摘山楂嗎？社長同志！

赵大山：你怎么知道我是社長？

沈燕鳴：看你这个样子，就能猜个八九分。

赵大山：啊？（楞了）同志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
沈燕鳴：（掏出介紹信）……

赵大山：（接过信，讀）“茲介紹初中畢業生沈燕……”（笑了笑）还是你自己讀吧，同志！

沈燕鳴：（讀信）“茲介紹初中畢業生沈燕鳴，去你村落戶，參加農業生產，希接洽！”

趙大山：啊，就是你呀，同志！（去握沈手，沈伸手又縮回，後終又伸出）鄉里來信說，你二十九號才能來，怎麼今天就來啦？我們還選出了代表準備歡迎你啦。你來，我，我們太歡迎啦！

〔趙小鳳挎籃子上。〕

趙小鳳：社長，你在这里，好多人在找你呢。

趙大山：什么事？

趙小鳳：說是縣長來了，叫你去，他在社里等你呢。

趙大山：噢，小鳳，你先別下山楂，幫這位同志……看，我忘了給你介紹啦，這就是到咱村來的沈燕鳴同志。（小鳳拉沈手跳）小鳳，你領這位同志上俺家先住下，我去去就來！

沈燕鳴：（驚慌）不，不，社長！我還是住別的地方吧！你家……

趙大山：住我家吧，同志。我家就一個老娘。回頭咱們再啦，我先走了！（下）

趙小鳳：走吧，大姐！（欲搬行李）

沈燕鳴：（攔住）不忙，小鳳！你不是來摘山楂嗎？

趙小鳳：（點頭）嗯。

沈燕鳴：天還早呢，我來幫你摘一會。

趙小鳳：好。

〔鳳將籃子掛樹上，動手摘山楂。沈也上前一個個的摘。〕

趙小鳳：不是那樣摘。這樣，一嘟嚕一嘟嚕的采！

沈燕鳴：（學着小鳳的樣子）對嗎，小鳳？

趙小鳳：不，還不是！大家伙都說是采山楂，實話告訴你

吧，不是采，是招！（一面說一面做給沈看，沈学着鳳的樣子招，鳳微笑點頭。）

沈燕鳴：謝謝你，小鳳。以後你願意多幫助我嗎？

趙小鳳：我？我只懂得吃飽了不餓！要講種果樹，那就數着咱社長了。你別看他才二十多歲，干起活來可洒脱了。

沈燕鳴：社員們對他的反映怎樣？

趙小鳳：反映可好了。誰不說社長大公無私，積極能干。頭兩天抗旱，自己累病了，還是親自領頭干。大伙勸他歇兩天，他說：“病越歇越壞，干點活滿一身汗就好了！”

沈燕鳴：作風呢？

趙小鳳：作風也積極，滿山遍野的跑。

沈燕鳴：干什么？

趙小鳳：春天給梨樹打藥，夏天收熱梨，秋天收寒梨、下山楂，冬天……反正一年到頭……

沈燕鳴：我是問他的生活作風。

趙小鳳：噢，生活。大家都提高啦。他自己也吃上煎餅啦。

（沈無可奈何的一笑）大姐，就說俺家吧，今年就分了梨錢好幾百塊。瞧，往年誰還穿過這樣的花布！（指自己的衣服）

沈燕鳴：小鳳，咱社長的男女關係怎樣？

趙小鳳：（看着沈不解的）社長還沒娶媳婦呢。不過……

沈燕鳴：不過什麼？

趙小鳳：有人給他介紹過對象，他說：“不忙，二十五歲還不算大。”

沈燕鳴：他不是和一些女的照過相嗎？

趙小鳳：（突然想起）你不說我倒忘了。社長家裏有一張照片，是和好幾個女學生在一起照的。裏頭有一個人和你

長的差不多，也扎着兩條大辮子。

沈燕鳴：別瞎說了。

趙小鳳：是真的么，真的和你長得一個樣。（忽然想起）

噢？大姐。你怎么緊着打听社長這些事情？

沈燕鳴：我有事。

趙小鳳：（頑皮地）我知道。

沈燕鳴：你知道什麼？

趙小鳳：我不說，說了你要生氣。

沈燕鳴：（紅臉）別胡猜啦，小鳳。天不早啦，快下山楂吧。

〔兩人繼續掐山楂。〕

趙小鳳：你先歇會吧，大姐。我把這籃子山楂（指着前面）送到他們的大車上去，回頭再領你進村。

沈燕鳴：你去吧，我等着你。

〔小鳳下。〕

沈燕鳴：（拿出信封信紙，邊寫邊讀）“媽：我被分配到高崖村幸福社。這裡有連綿不斷的山嶺，茂密的果林。現在正是山楂滿樹紅的時候，風景美麗極了。這裡的社長是個勞動模範，不過聽說他的羣眾威信不高，特別是男女關係上有問題……”

〔小鳳上。〕

趙小鳳：大姐，你在学习嗎？

沈燕鳴：不，我給家里寫封信。

趙小鳳：大姐，你寄信嗎？給我吧，俺村里沒有郵局，回頭讓我交給郵遞員。

沈燕鳴：（又寫了幾句，將信封好，貼上郵票，交給小鳳）謝謝你，小鳳！

〔大山上。

赵大山：哎呀！你怎么还没进村？太阳都快落了。

赵小凤：俺才摘完山楂，大姐还摘了半天呐。

赵大山：（向沈）你才来到，连歇还没歇会。

赵小凤：社长，大姐刚才问我……

沈燕鸣：（急忙阻止凤）小凤！

〔后台喊：“小凤！小凤！”

赵小凤：俺娘喊我啦，大姐，我给你搬着行李，咱们一块走吧！

沈燕鸣：不用，我自己拿！

赵大山：（抢过行李）这件事该我来做！

〔后台又喊：“小凤！”小凤应声跑下。

赵大山：哎，你在城里那个学校？

沈燕鸣：五中！

赵大山：（站住）五中？不是在城西吗？（沈点头）我去过，我去过。

沈燕鸣：你去过？（又想起他这熟悉的面孔。后台小凤喊：“大姐，快来呀！”沈回头）这就来啦！（继续问山）什么时候你去过？

赵大山：前年，我开完了劳模会，你们学校叫俺去介绍果树栽培经验。那一次可难为我啦，大老粗，说也说不成个句。同学们又都要我签名留念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好歹画了个“赵大山”，真跟个屎克螂爬的一样。

沈燕鸣：（想）赵大山……（急忙解开书包，拿出纪念册，翻开来）这是你的签名吗？

赵大山：是呀！你是……

沈燕鸣：我是沈燕鸣！

赵大山：对啦，你是什么会的代表。

沈燕鸣：学生会！

赵大山：对，学生会代表！你变得我一点都不敢认了。记得我和你们几个同学还在一起照过相呢！

沈燕鸣：（又急忙取出相片）是这个？

赵大山：太好了，真是老熟人又碰一起了。说起来真有点气的慌，就为这张照片，还有人造谣说我……

沈燕鸣：我知道啦，社长。（好象自语地）原来是这个。

赵大山：什么，你知道啦？

沈燕鸣：我太……

〔民兵持枪推赵裕反上。小凤拿着棍子和铁锥跟在后面。〕

民兵：走，你还想造反！

赵小凤：（推着赵裕反）走，大坏蛋！

赵大山：（同时）怎么回事？

沈燕鸣：

民兵：这家伙，趁我解手的空，把山楂树鑽坏了好几棵。

赵小凤：社长，你看看这个铁锥子。

赵大山：你这个富农，到这个时候还敢不老实！

沈燕鸣：啊，他是富农！刚才他也用这锥子鑽这棵树。我问他干什么，他说是抓虫子。他还说……唉，我太糊涂了，太麻痹了！

赵大山：（向民兵）先把他带下去，回头再说。

〔民兵推赵裕反下。〕

沈燕鸣：（很不好意思的握着大山的手）请原谅我吧，社长！

赵大山：你刚来，又不知道他是富农，也不能完全怪你麻痹大意。

沈燕鳴：不，我不是指这个，我是說……我不該信了富农的話，对你产生了不好的看法。

赵大山：富农么，就是这个样，那里有空子，他就拚命往那里鑽。咱們本身要是一点空子都沒有，他想鑽也鑽不了。

沈燕鳴：社長，你說的对。……

赵大山：只要咱們隨時注意，慢慢地空子就会沒了。

沈燕鳴：你，你太好了！

赵小鳳：（一旁拍手笑）大姐，我說的不錯吧？

沈燕鳴：（羞紅了臉，忽然想起）小鳳，那封信你发了嗎？

赵小鳳：邮递員明天早晨才來。

沈燕鳴：（伸手）給我！

〔小鳳將信給沈，沈將它用力撕碎。〕

赵小鳳：你干什么，大姐？多可惜的花信皮呀！

赵大山：这是怎么回事？

沈燕鳴：这，这是生活的第一課。

〔幕后响起散工的哨音，社員們的歌声。〕

赵小鳳：走吧，太阳落了！

沈燕鳴：走吧，生活开始了！

〔三人爭着背行李。幕在歌声中徐徐落下。〕

兒女親事

(独幕話劇)

王書岐

人物：

李大娘——五十余岁。

二 秀——二十岁，李大娘的閨女。

二 柱——二十三岁，李大娘的儿子，生产隊長。

時間：一个秋末的中午。

地点：山东某农村。

布景：舞台右边是李大娘的院子，正屋的窗前有一棵黃了叶的小枣树，树下放着一个小板凳。离树不远的地方，放有一張床，床上放着半簸籬麦子，上面有一个簸箕和一把笤帚。舞台左边是街道，可以看到鄰家住屋的側面。

幕启：李大娘在院子里晒着太阳，坐在小板凳上正給儿子做一件新藍卡其褂子。

李大娘：（自語地）咳！二柱这孩子真強，这么大的喜事連件制服都舍不得买。还有比娶媳妇这碼事大的嗎？他偏偏拿着不当大事来办。成天价节约啊、浪费呀地不离嘴头。咳！天做煞也不如那机器扎的好哇。（縫了几針，又自語地）嚕！无论咋說，这几天叫我也是一肚子高兴，要說玉珍这孩子，真是百里难挑，千里难找，又老实又勤快，娶这么个媳妇可真是燒高香啦。儿子的事不犯愁了，就是閨女也有点眉目啦。她姑夫在天津給二秀找了

个开汽车的工人，这人挣钱又多又有本事，听说看了二秀的象片倒有点心思，可是人家口口声声要见见本人。（生气地扬起右手）二秀这个死妮子不知安的什么心眼，那信来了一个多月了，催她够一百遍了，就是不去，咳！这孩子……（发现有几只母鸡吃麦子，忙放下衣裳，拿鸡）嗤！嗤！嗤！咳！这帮该死的玩艺，成天价呆在家里，就不会出去找点东西吃去，这是办喜事的麦子，你们也来插嘴！（把鸡撵跑了，用手划了划麦子，又缝起衣裳来；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撂下活就往外走，刚走到大门口，想起了麦子，跑回屋里拿了个包袱皮把麦子盖上，又压了几块小石头，这才放心地走出大门外，把大门关好，走到邻家屋外，喊）他二婶子，他二叔在家么？

声：没在家，大嫂子，什么事啊？

李大娘：回来你告诉他，明天进城可给俺捎那糊屋子的纸来呀！

声：哎哟！你不是和他说了好几遍啦？

李大娘：我光怕他二叔搁不到心上。

声：这么大的喜事还能忘啦！

李大娘：（往回走了几步，又想起一件事，喊）他二婶子，再叫他二叔给捎块方围巾来！

声：哟！给新媳妇买的？

李大娘：不是，二秀的，等几天二秀去天津看她姑去。

声：要什么颜色的？

李大娘：红的绿的都行啊！（走到另一家屋外喊）他五婶子，他五叔家来了吗？

声：还没有啦！

李大娘：你告訴他五叔，那個大黑驢可別應給旁人，到后天俺磨麦子。

声：早晨你不是說過啦？

李大娘：你看我这記性，拾仁忘倆的。

声：放心吧老嫂子，办这样的喜事，誰也不跟你爭呀！

李大娘：（咯咯地笑着）說的是呢。（開門回家，見鷄又吃麦子，轟走，又坐在小板凳上縫起衣裳來。）

〔二秀攜着一個竹籃子上。〕

二 秀：（活潑爽朗地）娘！熟飯了嘛？

李大娘：（看了看太陽，吃驚地）唉喲！光忙活了，連飯都忘燒啦。快！快幫着娘燒火，你哥一會還來家吃飯。

二 秀：把人快餓死了。（說着跑到屋里拿出一塊玉米餅子吃。）

李大娘：哎！放下！吃涼的肚子疼。

二 秀：你怎么不燒火？

李大娘：点火就熟，一會也等不的！

二 秀：（把嘴一嚥）餓嘛。

李大娘：餓死鬼變的。

二 秀：連個飯都做不熟，人家吃了飯還有事咧！

李大娘：你有事，別人也沒閑着。

二 秀：你不是負責做飯？

李大娘：光做飯啊，這些零碎活誰干啊？

二 秀：你也做个計劃，哪些活先做，哪些活先不做。

李大娘：過庄稼日子還要計劃，俺不會。

二 秀：你忙這個干啥？俺哥不是說有啥穿啥！

李大娘：俺那傻孩子喲！這是办喜事啊！你爹結婚哪，還跟人借套長袍馬褂穿着呢。

二 秀：那是过去的老一套，现在不兴啦。

李大娘：兴不兴咱，办喜事就得象个办喜事的样子，穿不好也是叫人家笑话。

二 秀：谁笑话就是老封建。

李大娘：就是你开明。

二 秀：（啃了口饼子，洋洋得意的点头）……

李大娘：一进门就叫俺生气，快拿出地瓜来择择吧！

〔二秀撒娇地跑到屋里端出一大簸箕地瓜来倒在地上，娘儿俩择起来。〕

二 秀：娘！你猜我今天拾了多少棉花？

李大娘：拾多少？

二 秀：你准猜不着！

李大娘：六十斤。

二 秀：不对。

李大娘：七十斤。

二 秀：（把手指一钩）九十斤。

李大娘：（高兴地）哟！傻孩子不要命啦！

二 秀：你知那棉花开得多好哇，白乎乎一片片跟云彩似的。

李大娘：（关心地）可别累着！

二 秀：年青力壮的，干嘛会累着！

李大娘：那棉花到多啥分啊？

二 秀：还得等个十天八天的。

李大娘：不说分了快点叫大伙纺纺。

二 秀：分也得腾出空来吧，你看不见大伙忙的连脚都站不住。（少停）娘！昨天晚上我跟俺哥哥算了算，光咱家就能分二百八十块现金。

李大娘：真的？

二 秀：半点不假！（低头忙着择地瓜）

李大娘：（看了看二秀，慢吞吞地）二秀哇！

二 秀：（抬起了头）嗯！

李大娘：刚才我给你二孀子说，叫你二叔明天进城买块方围巾来。

二 秀：买这个干啥？人家二叔进趟城办那么多的事。

李大娘：傻孩子！人家城市的闺女都兴围这玩艺，住几天你上天津，也别弄的太土气。

二 秀：哟，大忙的去天津干啥？

李大娘：你姑不是来信叫你去？

二 秀：娘！俺不是早给你说了，咱没空！

李大娘：（坚决地）忙煞也得去！

二 秀：影响生产，反正不行！

李大娘：没有你这个鸡蛋，也能做鸡蛋糕。

二 秀：添一个人就是一分力量。

李大娘：（生气地）你这个死妮子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就是不听娘的话。当娘的快把舌头磨烂了，还是一百个不中。

二 秀：本来就是忙嘛！正在搞秋收。

李大娘：（耐心地）你姑夫那信来了一个多月了，叫你去一趟，你怎么就是不着急？（见二秀没有吭声）你姑夫说，人家那个汽车工人看了你那象片，还不大愿意，打算和你当面啦一啦。

二 秀：（倔强地）谁叫你把象片寄去来？你倒真勤快，把人家的象片胡乱往外捎。他不愿意，哼！我还不知愿意不愿意咧。

李大娘：又跟我顶嘴，你就不能叫我顺心。

二 秀：你自个找不顺心，怨谁？